

FEEL
青 春动感系列小说

走读生

谭定立 著

花城出版社



只要我活着，
就有希望。

While I breathe,
I Hope.

FREE
MAGAZINE

金銀生

鄭麗文 著

THE GOLDEN LIFE



THE GOLDEN LIFE
THE GOLDEN LIFE
THE GOLDEN LIFE
THE GOLDEN LIFE

FEEL
青春

春动感系列小说

走读生

谭定立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读生/谭定立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0.12

ISBN 7-5360-3414-8

I. 走 ... II. 谭 ...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9093 号

走 读 生

谭定立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1 插页 180,000 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0-3414-8

I·2823 定价: 13.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简 介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学生时代是充实的、美好的，但如果我们只会等待与埋怨，那就只能在深深的遗憾中送走每一个回忆往事的日子。相反，如果我们能珍惜学生时代的每一天，努力去争取，努力去尝试，那我们的青春岁月就能拥有精彩。

一个从普通中学里考上大学的走读生，面临着学习的重重压力、单相思的困扰，还有种种不如意的事情。他是如何克服这一切，逐渐树立起自信心，让自己的青春岁月也能拥有精彩的呢？《走读生》真实地描写了青年人在大学校园里成长的足迹，写出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如果您是大学校园里的“新人类”，《走读生》将能让您懂得怎样去面对学习的压力与青春的困惑，怎样树立起自信心。如果您已经走出大学校门，《走读生》也能让您曾经拥有青春的你，重温学生时代的美好岁月。

17
/



目 录

引子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大学·····	1
1. “坏孩子”当上了学生干部·····	7
2. 在学生会的日子 ·····	16
3. 心灰意冷的夏天 ·····	40
4. 我们是同一条战线的 ·····	52
5. 集训班上的朋友 ·····	64
6. 逃不掉的英语四级考试 ·····	82
7. 谁叫你有几重身份·····	100
8. 两个失意的男生·····	120
9. 惴惴不安的选举·····	138
10. 他们才是垮掉的一代·····	164
11. 学生会新来的“破坏王”·····	181
12. 最没出息的想法·····	197
13. 加油啊,小伙子 ·····	214
14. 这也是一场柔道比赛·····	231
尾声 紫荆花盛开的季节·····	247

必
读
书



引子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大学

这年三月，梁醒上大学以来的第二个春天降临了。从去年十月起就盛开的紫荆花，现在仍然布满枝头。一夜春雨冲刷后，波光粼粼的人工湖上就留下了无数紫红色的花瓣。风一吹，片片花瓣又均匀地散布在湖面上。校道两侧密密栽种着的紫荆树、棕榈树和遍布校园的大片草坪，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绿意葱茏，让南方的春天仿佛紧随着秋天而来。冬天，似乎从来不眷顾这阳光普照又雨水充足的城市。

春天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但迎接春天的心情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拥有。此刻，匆匆地行走在校道上的梁醒，心情就如同冬天一样灰暗。他在赶往教学主楼参加英语补考，这是他第二次，也是第三门补考了。

梁醒来到考场，看着那份爬满了英文字母的试卷，硬着头皮一题题地做下去，听力、词汇、语法、阅读理解，到写作文的时候，他已经累得眼皮都抬不起来了。

交卷时，梁醒突然发现试室里有一些虽然叫不出名字却很面熟的学生，其中有一个男生好像在计算机房里还和他打过招呼。梁醒觉得很尴尬，急忙转身走了。在学校里，补考是让人看不起的，而补考英语就更让人看不起了。



考完试,梁醒走出主楼,踏着南区主干道满地的紫荆花瓣,慢慢地向外走去。

前面,班上的梁晓冰正提着一个旅行袋走过来。她是梁醒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已经拿过一等奖学金了。和梁醒不同,这些拿奖学金的学生各门课程成绩比较平衡,也没有哪一门课要补考。相反,自认为有数学天分的梁醒,上大学以来一直成绩平平,尤其英语老是跟不上,上学期还来了次不合格。

他们擦肩而过没有打招呼。梁醒觉得班上的女生看不起自己,所以不会主动和她们说话。回想起中学时,整天埋头读书的梁醒可是挺讨班上的女生喜欢的,她们常找些难题去问他,而且都知道他这样努力学习是为了考大学。但是上了大学后,班上的女生很少主动和梁醒说话,他才开始觉得整天埋头看书原来是这样的没趣。

晚饭后,梁醒又回到了学校,准备到机房里打印一个课程表。

夜晚的校园并不安静,校道上到处是女学生清脆的笑声和男学生呼朋唤友的吆喝声。相反,教学主楼的大多数教室都是漆黑的一片,不像期末考试期间那样灯火通明的。

教务处已经贴出了课程表,周围站满了学生。梁醒挤进去,才看了一眼自己班的课程表就皱起了眉头。

每周八节英语、两节物理、两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学生们称这门课为“社建”)(逢双周还要上四节)、两节体育和两节物理实验,只有每周各四节的常微分方程和微分几何才算是专业课。另外还有两节的数学建模公共选修课。课程表排得满满的,但大部分时间是学些和数学无关的东西。

“呀,醒哥!”一只手重重地拍在梁醒的肩膀上。梁醒扭过头来,原来是在数学建模选修课上认识的马海德,梁醒经常看到他



抱着几本化工专业的课本在主楼出现,有时还用自行车搭着一个额头上有粉刺的女生在校道上经过。

“这学期还选修《数学建模》吗?”梁醒问他。

“不敢选了,太抽象了,你看我上学期也经常不来上课的。”

“那你考了多少分呢?”

“刚好 60 分。”

梁醒自豪地说:“我考了 83 分。”

“呀,有前途,到时去拿个奖回来也不错嘛。”

“咳,那有什么用?还是像你们那样读个好专业更好。”

那额头上有粉刺的女生来了,马海德和她一起穿过玻璃门,往电梯走去。

梁醒羡慕地看着马海德走进了电梯。看,人家学工科的多好,不但将来找工作容易,在大学里找女朋友也更容易一些。哪像梁醒呢,学的是冷门的数学专业,而且这个专业还开了那么多在他看来不三不四的课,结果是学不到实用的东西,也不能很好地发展自己在数学方面的特长。梁醒不明白大学里怎么会开那么多和专业无关的课程,除了英语是大头外,每星期还有四五节人文科学方面的必修课,在这些课上其实也学不到什么东西,老师照书本讲一讲或是天花乱坠地说一通,然后就让同学们死记硬背一点东西来考试,考完试就将课本扔掉了。

梁醒抄完课程表,又向学生社团报告栏方向走去。

还没走近报告栏,梁醒的心就扑扑地跳起来。

报告栏前,梁醒班上的黄朝霞正在看着那些花花绿绿的通知。她穿着一件红色的大衣,拿着一本白色封皮的教材静静地站着。

来自农村的黄朝霞虽然身材偏胖,但是有一双非常漂亮的大眼睛,五官也长得很好。如果她瘦些的话,那就是个标准的美

人。

梁醒刚上大学时,就觉得这个圆圆胖胖又眉清目秀的女生非常可爱。经过入学后两三个月既枯燥又寂寞的学习,梁醒忽然很想和她做朋友,让她陪自己去逛商店、逛公园……

从那时起,梁醒每天晚上都回到学校里,到各间教室里找黄朝霞,想和她在同一间教室自修。当然,梁醒不敢主动和她说话——她也从来不主动和班上哪个男生说话。

到了放寒假时,梁醒不知哪来的勇气,早早地守在学校门外。当她拿着大包的行李走出来时,梁醒冲过去说想帮她拎行李去车站,把她吓得连连摆手。黄朝霞其实知道梁醒喜欢她,但她不喜欢梁醒这个身材矮小的男生。

接下来就像许多失败的恋爱故事一样,梁醒在晦气与无奈中度过了一个寒假。新学期开学后,他不敢从正面看黄朝霞。每当有男生和她说话时,梁醒就会觉得心里酸溜溜的。后来的一年里,梁醒简直像条“失魂鱼”一样,整天不知自己在干些什么。

现在,既然她在那里看报告,梁醒就不便走过去了,免得引起她的不快。他乘电梯上到了九楼的计算中心,虽然走廊里静悄悄的,但是弥漫在空气中那种暖暖的“人气”让梁醒感觉到刚才有很多人在这里排过队。

从湿冷的主楼底突然来到计算中心暖和的走廊,梁醒不由得打了个呵欠。正守着一堆上机证闭目养神的一个胖老婆子睁开眼睛看着梁醒。

梁醒猛地向机房门口冲去,探头一看,里面已经坐满了学生,说话声轰轰地响着。

“出来、出来,你又不早点来,没位了。你肯定睡了一个下午,现在才睡醒回来上机!”胖老婆子把他轰了出去,一面还在后



面批评他。

回到楼下,已经看不到黄朝霞了,可能她和哪个男生一起外出了吧?百无聊赖的梁醒就到图书馆的阅览室里看杂志。

明天才正式上课,所以阅览室里冷冷清清的,只有那么六七个学生,而且好像都和梁醒一样的满脸晦气。

《毕业了,我们的饭碗在哪里?》、《如何做好面试前的准备?》。呀,才三月份呢,杂志上就替学生们大喊求职难了,弄得人心惶惶。

“求职”,好可怕啊,过两年梁醒也得“求职”了,但无论机关或企业都不需要数学专业的学生。梁醒长得太矮了,也不适合当老师。他那不到一米六的身材、黝黑的皮肤和瘦弱的四肢,恐怕很多单位负责人看了都会摇头。现在的用人单位喜欢收那些当过学生干部的学生,而梁醒不是班干也不是校干。档案里完全没有当过学生干部的记录,倒是有三次补考记录,求职时可能会给人一种实践能力不行、而成绩也好不到哪里的感觉。

梁醒合上杂志,用右手的拳头用力地戳着左手的掌心,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还是专心去学习吧,等这个学期过了英语四级,说不定到了三年级会有机会当上个什么学生干部的。只是不明白,那些平时看上去也不怎么样的学生,怎么会跑到“三会”当上个什么“官”的?可能真是因为他们的成绩比较好就有老师推荐他们去做“官”吧?

但是那英语怎么就那么难学?那些老师讲来讲去的练习题,怎么做来做去都不会做?梁醒越想越不明白,也不知道这样下去,结果会是什么样。听说数理系在二年级时的英语四级通过率不到50%,到毕业时的通过率也不到80%,那么英语成绩在班上四十人中排倒数第四的他,到头来会不会进入失败人士

之列？

平淡无奇的一天又过去了，还是回家休息去吧，明天还得上课。哦，刚才那本杂志上有篇打工妹写的文章，讲她接触到的一群大学生，那些大学生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天马行空地谈论什么《第三次浪潮》、《大趋势》，好象都是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白马王子。可她知道大学校园里的生活是怎么回事吗？学生们刚入学就得为一张毕业证书去拼命学习，过几年不管有没有资格毕业，都一样得低下高贵的头颅去“求职”。真实的大学生活不仅是平淡的，而且也是压力重重的。

走读生



1、“坏孩子”当上了学生干部

开学已经一周了,上星期的几十节课让人疲惫不堪,双休日又看了不少英语,结果这天上午第三节课,梁醒就开始打瞌睡。虽然这是他最喜欢的数学建模选修课,但梁醒实在太疲劳了,结果一节课下来什么也听不到。

这门课上学期就开始上了,要连上两个学期。上学期共有70多人来选修,除了数理系和计算机系外,经济、化工、机电系的学生都有。到这个学期,只剩下40人了。可能正如那个“化工佬”说的,这课太抽象、理论太多了,学得不舒服,所以不少人只学一个学期就不再选了。

从睡梦中醒来的梁醒刚走出教室,迎面走来一个腰粗腿短、皮肤微黑的学生,主动和他打招呼说:“您好,有空吗?”

梁醒一时没反应过来,当他认出这个学生后,忙不迭地说:“师兄您好,今天没来上课吗?”

“这学期不选了。”师兄边说边和梁醒一起走进对面的教室。

这个学生就是校学生会主席、计算机系三年级学生唐仁。梁醒上学期和他一起上过数学建模课,只不过那时唐仁一下课就无影无踪,有时连课都不来上,成了“逃学威龙”,所以梁醒整个学期和他没说过几句话。

“你上学期是不是说过想去学生会工作?”刚坐下,唐仁就问梁醒。

“哦,是的。”梁醒这才想起上学期开学时他曾经参加过校学生会的招干面试。

梁醒刚上大学时,也没有想过要当什么学生干部,他只想快快学好英语,而且他还有考研的想法,所以一入学就“两耳不闻窗外事”,拼命地去学习。何况,他中学和小学时就什么学生干部都没当过,他只不过是连自己都管不住的淘气鬼,那怎么去管别人呢?那些社团招兵买马的海报他也没留意。等到入学三个月后,看到班上那几个同学跑到团委、律委会、摄影协会、武术协会当上什么干事、会员的,才觉得整天一个人无无聊聊的好寂寞。当然,他还知道学生自律委员会的主任上了三年级英语还没过四级,所以他认为当学生干部肯定会影响学习。

刚上大二时,梁醒由于觉得和班上的同学在一起没什么话说,也很想找一个可以认识些新朋友的地方,去捞个“一官半职”来做做,所以看到学生会有招干启事就去了。那天在一间大阶梯教室里,梁醒看到许多穿一年级校服的靓仔靓女轮流到讲台上介绍自己,想到自己已经是二年级的学生,加上身材矮小、不擅言辞,就不好意思“上台”了。当时,还是刚当上学生会主席的唐仁主动坐到他身边谈了几句,梁醒还记得当时他们说的几句话:

“你也来面试吗?我认得你,上一节数学建模课我就坐在你后面。”

“是的,想来看看。”

“你想到哪个部门去应聘呢?”

“我也不清楚。不过我爸爸是在市委宣传部工作的,所以我想去学生会的宣传部试试。”



就说了那么几句话,主席就被团委书记叫到外面去了,梁醒最终也不好意思上讲台,灰溜溜地走了。后来虽然和唐仁一起上课,但是没有机会和他说话,唐仁也没有主动提这事。想不到事隔半年,唐仁会主动来找他,他们就继续半年前的谈话。

“现在学生会宣传部急需一个新闻秘书,你想不想来试试?”主席一下子就直入正题了。

“这……可以试试吧。”梁醒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那你下午四点半来一下学生会办公室,具体事情到时再和你说。”

回到家里吃完午饭,梁醒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中学时,梁醒都不知道学校里还有个学生会。刚上大学二年级时,他想当学生干部却不得其门而入。现在呢?学生会主席主动来找他了。下午会怎样呢?几个月后、一年后又怎样呢?梁醒不由得浮想翩翩。

身材矮小的梁醒是典型的广东人。祖祖辈辈都在南海边的一个小渔村里以打鱼为生。后来他父亲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个渔港工作,梁醒就在那里出生。

和同龄的小伙伴们不同,邻居的孩子们能一起到海滩上去赶海,在阳光与大海中呼吸自由的空气;梁醒的父亲因为怕这个唯一的孩子会出事,从来不让他去。缺少阳光、缺少锻炼使他身体孱弱,遗传了渔家子弟的黝黑皮肤却没有养成强健的体魄。梁醒童年时的回忆总是和厚厚的数学习题集、一本本的唐诗宋词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父亲一到周末就把他关在房间里让他做数学题和背诗词,有时还得看一些发黄的、看不懂英语书——据说是他父亲大学时从广州的外文书店买回来的珍藏品,直到他烦得躺在床上掉泪。

可能因为小学时对学习的痛苦深有体会,所以梁醒上了中

学就再也不想学习。从初中二年级起,他就觉得英语很难学,也没有花时间去看书,任由英语成绩一味地向下滑。到了初三考毕业试时,他的英语竟然不合格,所以梁醒是没有初中毕业证书的。但是,不久的升高中考试,梁醒因为数理化成绩都比较好,把总分拉上去了,所以总算能在县重点中学里继续读下去。

其实父亲也不是不管梁醒,他也很希望孩子能像自己一样考上大学。只是梁醒读小学和初中那几年,他父亲在仕途上太顺利了,先是当了水产站的站长,后来又是副镇长和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科委主任,一周难得有几天回家吃晚饭,梁醒每天和一些不三不四的小兄弟混在一起,想着下课后到哪里寻开心,没有心思看书学习,他的成绩就是那时拉下的。本来梁醒的父亲没少生气,他的母亲也没少掉泪,但后来看到县里那些书记、局长、主任的孩子也多数没出息,他们对自己的孩子也不抱多大希望了,只希望他能慢慢地懂事,将来能自己管好自己。

梁醒读高中时所在的县重点中学里,不少工人农民的孩子读书非常勤奋,尽管他们家里的条件没有那些干部子弟好,但是这些“准大学生”非常看不起梁醒之类的“纨绔子弟”,因为他们将来可以通过考上大学到大城市里工作,而像梁醒这样没出息

的家伙只能一辈子留在县城里。

梁醒的父亲后来在同学的帮助下,放弃了县科委主任这个职务,调到珠江三角洲地区一个城市里的市委宣传部当一名科长。按他的说法,这样孩子将来就算考不上大学,也能在大城市里工作,就不用一辈子留在县城里了。转学时,梁醒刚读完高中一年级,他刚刚开始“懂事”,知道自己如果考不上大学,就将永远是个让人看不起的小个子。

可惜刚开始“懂事”,想认真学习时,梁醒就随父亲离开了县城,到了这座繁华的城市里。在这个地方,梁醒的父亲可没有在



县城里那么大的能耐了,加上事前不了解市里各中学的情况,没能让孩子转学到重点中学,梁醒只能到一间普通中学里继续他的高中学业。

虽然这间中学学风非常恶劣,但是每年总有几个学生能上大学。梁醒到了这里,在班上成绩是最好的,很多人只考个10来分的英语,他也能考上60多分。上了高三,学校将愿意参加高考的四十多个学生集中起来进行模拟考时,梁醒才发现自己的水平和高考的要求还有些差距,因为这间中学总是用一些最简单的题目来让那些从不听课的学生考试。经过近半年真正的“学习”,在做了无数的高考模拟题后,梁醒总算勉强考上了大学。高考时梁醒的英语成绩也不理想。他计算过,如果英语考得好的话,应该能上重点大学的。对此,梁醒一直很痛心,因为两年里在班上拿惯了第一,他的目标也越来越高,他想到中山大学或是浙江大学这样的重点大学里读书,这样那些因为他身材矮小而欺负他的同学就会再也不敢看不起他,还可以气一气那些因为他不听话而不喜欢他的老师。

这是一所名义上的省属高校,其实还是由市里投资兴建的,还不是梁醒心目中最好的大学,所以梁醒刚入学时就去买了一些考研招生指南的书回来,决心要考上重点大学的研究生,实现自己到重点大学里读书的理想。除了想考研外,梁醒也想快点补上中学时还没有学好的英语,好快快过了四级,所以课余时间他就拚命学英语。但是,大一的新生经常被派去参加学校和系里组织的各种文娱活动,比如歌咏比赛等,占用了梁醒不少宝贵的自修时间,所以梁醒一入学就和班长、文娱委员的关系非常恶劣。同时,这所高校在建校八年来能考上研究生的学生只有两三个,当他在班集体活动的间隙掏出英语课本记单词时,有些男生就冷嘲热讽说:“就算再努力,过了四年也考不上研究生。”把